

2006年 中国散文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散文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
中国散文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年中国散文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7-5354-3411-8

I. 2...

II. 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134 号

责任编辑:长 江 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5.375 插页:3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6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曾经沧海

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舒 婷 (1)
扑进画框	韩少功 (16)
晋商天下 (节选)	刘汉俊 (21)
漫漫徽商路 (节选)	赵 焰 (31)
非青非红——往事杂忆	葛兆光 (42)
早春的芍药	贾宏图 (49)
在风中长大 (节选)	朱以撒 (54)
大海有多高	宁 明 (62)
体育馆	宋晓杰 (67)

静 夜 思

生耶，卖艺	吴冠中 (71)
人生的韵律 (节选)	袁志发 (74)
优雅文人三态	王乾荣 (80)
哭泣的鲨鱼	朱铁志 (86)
搜神记	大 卫 (89)
岁月河流上的码头	彭 程 (91)
水平面 (节选)	熊育群 (95)
夜肤之香	张大威 (99)

心灵有约

天意	林斤澜 (107)
熬至滴水成珠 (节选)	池 莉 (109)
无事忙杂记	邓友梅 (117)
山间石子	林鸣岗 (法国) (119)
格桑花儿	阿拉旦·淖尔 (裕固族) (122)
今生的河流	第广龙 (128)

人物经纬

钱谷融先生对我说：王元化.....	鲁枢元 (131)
魔镜——记曾如泉	陈善坝 (135)
圣杯盈盈——林斤澜之我“记” (节选)	程绍国 (144)
面对父亲	刘荒田(美国) (156)
父亲	张胜友 (162)
借你的奶奶当母亲	刘醒龙 (165)
外婆的脸是一只摇篮	李 汀 (169)
父爱深深深几许	王兆胜 (174)
赤橙黄绿青蓝紫	朱 鸿 (178)

世说新语

大师从这里走来——王国维故居	阎 纲 (185)
金上京镜像	张抗抗 (192)
普希金咏蝗虫诗	邵燕祥 (196)
由着性子来	伍立杨 (198)
浩然正气	李元洛 (203)
历史不忍细看	黄文山 (209)
唐朝，那朵自由之花	李木生 (214)
千古雄关与历史伟人	徐志平 (222)

地北天南

- 双乳峰·浪哨·梳花 王剑冰 (228)
- 什刹海滋味 韩小蕙 (234)
- 姑苏三题 南方 (244)
- 云南行记 赵荔红 (249)
- 古旧物市场与玩家 柳萌 (255)
- 吹过饶北河上的风 傅菲 (259)
- 我的精神地理——关于吴起的印象 阎安 (265)
- 绿林之光 任蒙 (269)

域外丛话

- 越南人的性格 蒋子龙 (274)
- 到了俄罗斯再告诉你 (节选) 崔济哲 (281)
- 枫叶盛典 柳明 (288)
- 到大自然中去 林湄 (荷兰) (294)

读写札记

- 死后别境又重生 黄宗江 (297)
- 未晚随笔 (节选) 王鼎均 (美国) (300)
- 漫议文人的尴尬 周泽雄 (311)
- 在这本书里看见父亲 黄集伟 (318)
- 克迪的音乐妙境 刘元举 (324)
- 古道·西风·瘦马——杰克梅第雕塑随想 (节选) 孟昌明 (美国) (328)
- 女诗人的祈祷 小山 (335)
- 同一个海伦 洪烛 (343)

年度大事

- 信仰是这样形成的 王巨才 (350)
- 海参崴的俄国朋友——纪念俄国年 蓝英年 (354)

看世界杯足球赛（节选）	贾平凹（359）
台风记	南 帆（373）
战士风骨 书卷气浓——忆白羽同志	丁 宁（378）
我所了解的张中行（节选）	田永清（390）

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舒婷

每座幽深阴凉的老房子，既可以是一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也可以缩写为攀缘在雕花窗台上，那几茎破碎的缠枝蔷薇……

失语的石头

鼓浪屿最负盛名的是各种风格的建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未免有些自夸，至少十几国领事馆，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拥进鼓浪屿，除了领事馆，还有商行、公馆、别墅、教堂和学校，甚至有一个小小足球场。洋人记载：岛民穿人字拖鞋踢球，往往拖鞋先破门，球却飞了。因此得出中国足球不可惧的结论。姑且不论中国人是不是踢足球的料，起码这里的足球意识开发得比较早。岛上的中学生足球队十分骁勇，转战全省无敌手。现在的足球场，大铁门日夜紧锁，不准孩子们入内奔跑和操练。透过铁栅，可以看到茵茵绿地，像橱窗里摆设的绣花缎面，被自动洒水机精心熨烫着。据说正规的球场本来需要如此保养着。

福建沿海历史上，多有飘洋过海谋生求发展的传统。出于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二三十年代，不少华侨回来鼓浪屿投资兴业，筑巢而居。他们既想保留闽南古风，又吸纳侨居国的建筑风采和技术。直接从国外自带设计图纸，进口高级建筑材料和家具，经中国风水先生的严格测试，因地制宜，依山望海，竟建成了一千多栋私人楼房。

有纯欧陆式别墅。牵藤攀藓的廊柱和拱门，虽斑驳残缺，犹见考究的百

合浮雕和古希腊宏伟气势。风轻摇松动的百叶窗，似乎可以窥见当年的壁炉、枝形烛台、细瓷银刀叉，以及踮在留声机上如痴如醉的白缎舞鞋。

有庭院深深的大夫第和四落大厝。铜门环凹凸剥蚀，击一声绵长再击一声悠远，声声清亮如磬。红砖铺砌的天井里，桂香一树，兰花数盆，月季两三朵。檐前滴水青石，长年累月，几被岁月滴穿。中堂的长轴山水，檀香案上的青瓷描金古瓶，甚至洒扫庭院的布衣老人的肩头，似蒙着薄薄一层百年浮尘。

更有“穿西装戴斗笠”中西合璧的别墅。建筑主体是西洋式的，有地下隔潮层，卫生设施十分先进完备，但屋顶却是飞檐翘角，门楣装饰挂落、斗拱、垂柱花篮等，花园里既建喷水池，又造假山、八角亭等等。甚至有集“清真寺、希腊神庙、罗马教堂和中国古典”为一体的建筑，如“八卦楼”，即现在的厦门博物馆。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别墅的名字：杨家园、番婆楼、春草堂、观海别墅、西欧小筑、亦足山庄等等，听起来已出彩得很。名如其楼呀！在或富丽奢华或沧桑古朴的外貌下，掩藏着一部部真实的南洋华侨家族史，不知有多少“大宅门”锁锈路埋，讳莫如深，鲜有人知。

它们成为许多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场景。扛摄影机的人进进出出，名演员不戴墨镜随便徒步上街，讨价还价买烤鱼片和桂圆肉，见惯不惊的小店老板一样放血，决不手软。

有一本书我百看不厌，胜过任何畅销小说，它是《鼓浪屿建筑丛谈》，作者是龚洁。我曾经很热切地要去认本家，因为在厦门，只要姓龚，大致都会有些瓜葛。不料龚洁虽在厦门工作多年，却是江西移民，连闽南话也不会的。显然我是高攀不上了。

我的朋友，博物馆馆长何丙仲送我两本精美画册：《鼓浪屿建筑概览》和《鼓浪屿建筑艺术》。何先生出身名门，热衷本地风俗人情，遂时常出入深宅大院，收集大量资料。他告诉我，春雨潇潇的一个黄昏里，他应约拜访巨富黄奕柱的女儿黄萱。89岁的黄老太太正襟危坐于幽暗大客厅，奋指叩击一架德国老钢琴。琴声遒劲激越，倾吐满腹沧海桑田，庭前茶树愈加落寞，竟泣红一地。

每座幽深阴凉的老房子，既可以是一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也可以缩写为攀缘在雕花窗台上，那几茎破碎的缠枝蔷薇。

这个画面扯动了拴在家乡老藤上我的这颗跃跃欲试的蠢瓜，同时又惊退了笔力贫弱的我。虽然有几家出版社约我写老房子旧别墅的书，几本杂志约我同题专栏，但我不敢答应。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即使通过家族渊源去悬

求，去友情出演，去纠缠磨蹭，也许老人们愿意接纳我引领我？但是深入一座巨宅的内部，就像翻搅一个人的五脏六腑，那种伤筋动骨的痛，他们何以承受？想到我若是投身进去，必将日日煎熬其中，感同身受不能自拔，就不寒而栗。

遂悲伤失语。

只在梦想中抚摩这些尘封的故事。

“水饺娣婆伊家”

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众多，几乎每天都在眼皮底下。最重要的几十栋都被编号挂牌，由导游领着，云里雾里信口开河地介绍着。有关它们的研究和描述，包括新老照片的出版物和展览，已有不少。

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和我，搬迁过好几座房子。它们不是什么建筑经典范本，不是名人故居，没有惊心动魄的事迹，但却是我所关心、怀念、熟悉和栖身的家。在它们的屋盖下所发生的庸常曲折，不全是我的亲历亲为，经过长辈的言传身教，习旧如新，终于化成我生命中的情结和癥痕。

我的祖宅在泉州西街旧馆驿，著名的东西塔对面，不久前被清华大学定为一级保护的老建筑。据称当年官驿从这里过，通往衢州府，是诸举子赴京赶考必由之路。父亲说我家又称“旗杆院”，因为家族里几代人都都有功名，门口竖了旗杆。前面属于同族名下的几大进，因经济状况优越，修缮有方，更显宽敞轩昂。其实归在我祖父这一房头名下的，只有最后边的一小落，一天井一花厅和几个小房间，面积都很局促，破损苍凉，不复当年大户人家门庭。

家族的荣光不能均匀分配和继承，祖父读毕上海法律学堂，说水土不服其实可能是染上肺结核，遂回来受聘于堂姐（即本岛“淑庄花园”原主人的正房太太）做账柜先生。不是掌柜，大概等于现在的会计吧？就此携家在鼓浪屿定居。堂姑婆很年轻就病逝，因是明媒正娶，葬在“淑庄花园”高丘上，俯瞰这一私家园林终于变成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从那以后祖父教私塾养家而已，学生中据说有叶飞和方毅。（真不可思议呀，祖父一向文弱，居然教出军事家和政治家。）本岛著名书法家九十多岁的高怀老先生，曾客气自称是祖父的学生。

我认识的祖父已闲居多年，挂名省文史馆员。留山羊胡子，弯腰曲背，指甲长如鸟喙。话很少痰很多，1957年死于肺病。

一生清贫的祖父没有买过房子，在鼓浪屿一直是借房和租房过日。

我所知道最先借居的是水饺娣婆的侧楼。水饺娣婆是堂姑婆的手帕之交，原是南洋富商，早年守寡，有两女儿及众多丫头妈子，不喜男人走动，连堂表兄弟也不给好脸色看。她能无偿借一座小楼容祖父居住多年，盖因祖父出身书香门第，一家又“古意”的缘故。

哥哥在这里出生，可见父亲的新房一定也设在这里。哥哥是我家长房长孙，由于水饺娣婆家中向无男丁，幼年的他，遂成为众姑姨娣姪、姐姐怀里手心里的香饽饽，比贾宝玉还风光。轮流抱他的女眷们竭力讨好他，尽塞吃的，尤其一些敬佛的供品。哥哥总是闹肚子，受洋教育的母亲悻悻然，敢怒不敢言。

祖母是续弦，连前祖母留下的两个女儿，父亲共有五兄弟三姊妹呢。如此人丁兴旺，必然嘈杂喧闹，太扰水饺娣婆吃斋念佛的清静。还因为水饺娣婆的家境表面维持着，其实已将坐食山空。祖父不忍加其负担，我出生之前，已经另租中华路上一层楼，搬出去住了。

小的时候，每年春节，祖母都要早早叮嘱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水饺娣婆伊家”拜年。记忆中开始的那几年，照例是要在那里留饭的。高大的座钟发声洪亮，渍黄的字画有霉迹，被仔细擦拭得乌光油亮的红木家具陈列着描金细瓷。孩子们跑上同样光可鉴人的赤楠楼梯，再从雕花扶栏上滑溜下来。因为是春节，餐桌设在堂皇正厅，我总跪在笨重的花梨木凳才够得着。厨房另有副楼，年菜由佣人们流水地上，大鱼大肉且口味比较重，饭后我总渴得发晕，因此难忘。水饺娣婆领我们到她阴凉拥挤的大卧室，从四柱巨床的踩板底下，摸出两个散发樟脑丸味的大红柑给我们。

仿佛听家人说过，水饺娣婆许多年来，一直靠变卖家产撑足门面，却能敷衍得滴水不漏，可见原先财产多么殷实。作为故人，父亲心中有数，遂不再扰饭。但是“水饺娣婆伊家”，仍然是我童年的美好去处。长长的胡同细沙铺就，几乎就是私家路，留一所攀着绿藤的小门楼为平常出入。两边是高墙，墙头探出龙眼、枇杷和芭蕉枝叶。墙里是水饺娣婆占地甚广的业产，红砖外墙的主楼三层高，层层均以宽大的拱形走廊环绕，百叶窗和双层楠木门。其他附属建筑印象不深，童年只觉得园林干燥而幽深，捉起迷藏简直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尤其一株枝条疯狂的老石榴，结稀稀三两硕大甜美的果。我公然垂涎，每次自然能够得逞。哥哥大我两三岁，不及我无耻，却也分得半个。晶莹多汁白里透红的颗粒儿，其神秘的排列方式让我迷恋至今。

2002年冬天，为了这篇文章，我又请我的姑姑带去这所老房子寻觅故人。我姑姑叫淑环，巧合的是水饺娣婆的两个女儿也是淑字排辈，从小亲如姐妹。三人都已年过七旬，交情有增无减。

胡同还是那样长长弯弯，因为没有其他住户共同使用，市政建设部门放任沙土流失，路面遂遍体鳞伤。园内原先绿浓花繁的林木，只留三两断桩。几盆白色塑料盆杜鹃，萎残一团。主楼外观更加沧桑衰败，犹固执顽强不让岁月。我家借住过的侧楼被族人拆了，重盖了一座刺目的瓷砖贴面的小楼。

长廊设小几和老藤椅，主人请我们喝功夫茶。

冬天的夕阳莞然墙头，像一枚多年不曾孵化的巨卵，被乱蓬蓬蒿草极尽抚爱着，仍是半点热量也无。

大厅的正门锁死，我不敢扰主人太多，只站在楼梯间的边门往里望了望。沉重的老家具几乎见不到，楼上卧室大概还有几件：水饺娉婆的大床之宽大幽暗，简直可以在床上演一台木偶戏；床头搁一把沉甸甸的沉香木如意，手温依稀，闽南话叫“不求人”。

我带了相机，但是没有勇气请求主人允许我拍照。慈祥而慷慨的梳髻老人，像一尊老家神，始终端坐在无所不至的阴影里。

一杯热茶酹地。水饺娉婆，我来看您了。

曾经的“闺房”

一个水泥坪大院，两个门楼平时关一个开一个，挂两个号码相连的门牌号：45-47。两排花甬中间，界碑似的搁一口闲置的井。水质碱味重，父亲用来浇花。酷暑时，垂下吊桶，冰镇西瓜、荔枝和凉茶。或以井水泼洒发烫的庭院和外墙，可以降温。

院内并排两座楼，一模一样的红砖外墙，层层以宽廊拱券环绕半周，木百叶护着玻璃门窗。两楼之内各有旋转木扶梯，自通各自楼层。两楼之间夹一道水泥楼梯，木栅门对望，类似现在的一门两户公寓。只不过水泥楼梯是露天的，光亮而且宽敞。连系各楼层背面公共廊台，还有一道之字形的水泥小楼梯，一直通下后泥坪，有点像欧洲老式住宅后面的防火梯。

后泥坪上有桑有葡萄有番石榴，各家拦出鸭棚鸡屋。还有一口深水井。曾经是饮水井，童年时候喝过，苦咸。接上自来水后，井台周围仍是两楼的生活中心，男孩子吊一桶水兜头冲凉，女人们浣衣濯米洗菜，当然，还有刷马桶。

两座三层楼像双胞胎，于是被称为“姐妹楼”。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中国人的“血浓于水”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保护“隐私权”的观念。有不少大家族在海外发展后回国置产，设计上便是这样，即使兄弟家庭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近几年重新翻建的另外两座相似的楼，也在中华路，不知是否命

名“兄弟楼”？

两座楼合起来有六层，住了六户人家。

左楼45号，一楼阿西姑跟女儿住，女婿是儒雅的老报人。外孙女林敏比我小几岁，身材高拔柔韧，眉目如漆，明眸皓齿，十分俊俏，有几分像印度美人。夏天的晚上，我和她并肩坐在房前的石阶上纳凉，说些开心事。三楼是房东秀英姑，三个女儿。我祖父从解放前就租了二层，四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和一个大厅。一直到70年代末，月租金只要10块钱。

右楼47号，一楼住着鼓浪屿老字号“瑞香饼家”的老板一家，“文革”以后这家只剩了一个老儿子留守。肖先生插队溜号回来，没有口粮。每天两餐提着铝锅，去“鼓浪屿餐厅”打一毛钱的面线糊果腹。我曾奇怪问他，吃不腻吗，面线糊？他答：只有面线糊是不要粮票的。47号的二楼即祖母家对门，住着雪白美丽的阿宝姑，丈夫在海外数十年，80年代才回来养老。她的大女儿嫁给我最小的叔叔，是我的五婶，于是，整个二楼真正成了对门亲家。三楼住着原国民党上校张圣才，曾经是驻外情报官。据说广岛事件前一星期，他就发电报提醒华盛顿，可惜不被重视。大赦回来的张老先生，戴金丝眼镜，拄精制拐杖，腰腿笔直，不卑不亢，风度依然瘦癯英挺，看不出长时间的囚居生涯。儿子女儿成家后，他与孙辈三代同堂，是有教养的家庭。

祖母的家即便现在看来，住房面积不小，两百平米是有的。只是人丁发展太快，尤其我这一拨如雨后春笋的堂表兄弟姐妹，拥挤得简直要从窗口冒出去。祖母的大床最合理使用的时候，除略沾床沿的老人外，头尾相插睡了五个孩子。我三岁左右，父亲从漳州来探亲，到外婆家接我，就让我跟祖母挨着睡。本来，这是一个最优待的位置。可我整夜啼哭乃至口吐白沫，任父亲哄劝，决不苟且。小小孩不知厉害，直嚷着祖母的发髻臭。父亲只好抱了我，在沙发上坐等天亮。祖母从此不喜欢我。她的头发乌浸浸的十分厚实绵密，每天只用刨花水梳篦，不洗头。

我自幼被外婆娇惯，每回祖母家均感不适。最痛苦的是没有卫生设备，祖母大床边遮一小通道，放一只红漆马桶，是诸多孙儿们的公共厕所，而倒马桶的女工每天仅来一次。有客人的时候其窘困可想而知。过节时家里的菜极咸，我便不敢喝水。夹着一泡尿，脸上如何讨人喜欢？祖母毫不掩饰地重男轻女，与钟爱我的父亲时有小冲突。有次父亲指使我去夹煤球以讨好祖母，我居然张着手说：“我的手这么白，怎能弄黑了！”连保护我的叔叔们都生气了。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不拖累外婆，自立门户，争取到中医院太平间外的一条1.5米宽4米长通道，勉强拦出L形宿舍，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弹簧床上。

我在厦门实验小学四年级上到第五周，被插班到鼓浪屿人民小学，来到祖母的家挤。

中华路上祖母的家，对哥哥意义非凡。他是祖母的心头肉，叔叔们百般呵护的宠儿，众弟妹崇拜的权威兄长。少年时代的哥哥早懂事，我是他的倾斜对象。祖母给他另做点心，他总有办法分到我嘴里。每个房间都有两个以上的门，祖母后脚刚出，哥哥就从另一门把我拉进去，留一只鸡腿给我。冬天的晚上，其他弟妹跟祖母挤，夏天纷纷自找风口打地铺。我和哥哥头插脚睡在通道隔间的木床上。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这也是哥哥的特权。我的小脚丫冰凉，从前都是夹在外婆的腿弯里呀。不知不觉就伸到哥哥的胳肢窝里。哥哥有件蜜蜂牌蓝色细毛衣，是家境好的时候妈妈手织的，已太小，又被我的脚趾头捅出两个大洞。哥哥一定很冷。我看去，他却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外婆看到我本来黄瘦，不过两个月，头发纠结，耳后有泥垢，与母亲发难，我终于又回到外婆的翼护下。

再住进中华路上这个大院子，是72年插队回来，外婆和母亲均已去世，父亲把我和妹妹拢回身边。在右楼底层，真正有了一间12平米的“闺房”。

说到这个硬腾出来的房间，便要想到房东秀英姑。

秀英姑身材略矮胖，声音洪亮。红脸膛，大眼睛，花白头发在脑后揪了一个薄薄的髻子。为人慷慨热情，虽然也是印尼归侨，总穿着传统的斜襟西洋布褂，从不刻意“番客婢”的身份。父亲刚摘帽回来依靠老母时，妻离子散，没有工作，夜夜不能寐，披衣枯坐在厨房里。半夜过后，秀英姑探头看到二楼有灯光，经常从后楼梯下来，端一碗热腾腾的“消夜”给父亲。雪里送炭呀，多年以来，父亲总要提起。

经父亲多次恳请，秀英姑说服楼下老房客肖先生，挪出来这一个独立门户的六角房给我们，每月租金2块钱，一次先交三个月。

我的“闺房”在楼下，通常叫做“阶头房”，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父亲为满足我的洁癖，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冬天需另烧几热水瓶开水，提进去对着冷水淋浴。

房间有四个大窗，都护着木百叶，明亮宽敞。东窗采光最好，置一张父亲为我设计的书桌，桌上的玻璃杯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从窗棂间看到整个水泥坪院，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右院的桑树被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北窗隔着院墙望街，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双手提着菜兜，我就知道快吃饭了。我不管家务，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

饭，在我窗下一趟来一趟去巡逡，直到我放下笔才呼开饭。朋友来，想留饭，恰父亲加班，我与朋友左等右等直到天黑，朋友只好饿着肚子离去。

西窗外是一小块荒地，被邻楼夹着，阳光不及后娘脸上的笑容多。父亲耐心试验，种了茶、月季、美人蕉和非洲菊，甚至还有一粗陶巨缸的荷花。

从74年开始，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翻烂卷角的世界名著；56、57、58的《诗刊》年度合订本；香港带进来的《美国现代诗选》；三十年代的手抄诗集；民办诗刊如《今天》；甚至国外有意思的来信；都在这里传阅过。高声讨论，俯首读书，常常留下喝粥。门经常是开着的，朋友进去就找本书读将起来，走时留一张字条，说：什么书借你，限期几天，什么书带走了，后天还你云云。

我先在厦门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日过海；继而在鼓浪屿灯泡厂，做焊锡工人，两班倒。夜班回来，总能看到房间四窗洞开，灯光奔泻，温馨可人。开锁进门，桌上盖碗里，是父亲掐准时间留的热汤面。工作辛苦，体质不好。失眠，低烧，读禁书，半夜爬起来写（忧心忡忡的父亲认为）危险的诗。婚前多年，是父亲的细心照料，我的体重才能维持在46公斤。

临街的六角房，我在这里度过写作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最困苦的时代。它与我现在的住宅同在一条街上，路过的时候，不自觉总要多看两眼。灯光是别人的，晾在院子的裙子是别人的；别人的父亲在叫他女儿吃饭，别人的女儿把一条口香糖硬塞进她父亲的嘴里，乐成一团。

我的父亲在相框里，笑咪咪问我可有新作？

我在字里行间回答父亲：你因为《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字赠“瑜儿”（我的小名）的笔，我永不放弃。

父亲最后的休憩站

安海路上这所房子，是父亲最后弥留的地方。现在它已成一片废墟，如同我荒芜的心境。因为是危房，进口被政府封堵了。

我经常伫足在绝径前，黯然神伤。

那条夹在两楼之间的小砖甬，开着粉红色的风雨花（又叫韭菜兰），一直通往后楼梯，是平时出入的要道。由于阴湿，路面长满青苔，雨天滑不留足。我提着父亲酷爱的小零食去看父亲时，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让哥哥下楼来接应。夜黑时分，父亲将台灯擎出窗口，为半瞎的我照明。

父亲居住的这座楼是52号。夹着砖甬的另一座更大的旧楼是54号，它的正门通往大路，因无人管理，一些外地民工潜入居住，晾着红色或蓝色尼龙